

# 七 聲

“一均之中，间有七声。”

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，凝聚为大的和音。  
在这和音深处，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的轮廓。

这轮廓的根本，叫作民间。

## 葛亮



七  
聲

Seven Voices

葛亮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七声 / 葛亮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086-7564-0

I. ①七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096150 号

本书由北京玉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及作家葛亮正式授权, 由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七 声

著 者: 葛 亮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)

承 印 者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9.25 字 数: 15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7564-0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## 推 荐 序

# 葛亮的感觉

韩少功

自“感觉”一词受到作家们全心尊奉，很多感觉专家大为放心了，也大显身手了。捡到篮子里都是菜，幻觉，虚拟，胡言，酸腔，滥情，啰唆话，瞎比喻，三流格言，再挂几个摆谱的洋地名洋人名，只要出自我心就无不入文，自选动作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反正都能享有时代的批评赦免权——你怎知道我不是这样感觉的？

只是如此的感觉一旦高产，很多小说里倒是人影日渐模糊，出场的张三李四都成了纸人、塑料人、电子图谱人，彼此雷同，相互复制，一个比一个更轻浮无根，淹没在词语的狂欢里。在这里，感觉似乎是丰收了，但没有人物，没有鲜活的人物，没有结结实实面目各异的人物，这样的感觉过程是不是舍本求末和避难就易？

这还算不算感觉？

在我看来，《七声》是真正感觉力强大的小说。《阿霞》

一篇，一个“缺根筋”的女孩，一种坚强、美丽、充满隐痛的人生，被多少人排除在感觉之外，却在葛亮的纸面上呼之欲出，其变化多端的形态和细致入微的内心，被高精度地感受、捕捉、显影、强化，并且最终给予简洁的表达。这种得心应手的造型笔墨，饱含着清新欲滴的感觉，只是它指向他者，不光是指向自我；指向贫贱，不光指向奢豪；指向本真，不光指向流行——从而与传媒上大量的无病呻吟拉开了足够的距离。给这篇小说戴上一顶“底层文学”的帽子当然不算太难，但这显然不足以描述它在我们心里的打击和震波。这个作品对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，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，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，对观察、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这个时代感觉僵死症的疗治者之一。诸多“人已经退场”“个性已经消亡”“创作就是复制”一类的后现代大话，都在这位年轻小说家面前出现了动摇。

葛亮并没有神话弱者的狂热，这从他对《阿霞》结局的处理看得出来。他也没有丑化弱者的阴冷，这从他对各种小人物善良心地的小心掘取和珍藏看得出来。他对阿霞那位弟弟的寥寥数笔，颇有一股狠劲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处处点穴，把一个被现代教育毒害颇深的小资人士，一个充满欲望野心的当代版于连，刻画得人木三分，表现出作者的伤感和

忧思。但作者对价值判断十分谨慎和节制，或者他在自己收获的各种感觉信号面前常常不免两难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其实，感觉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小说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它们总是多义的、开放的、超越的、引而不发的。它们恰恰是以拒绝价值独断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强烈的价值主张，是以犹疑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坚定——因此永不可被概念与逻辑所替代，又与人类其他精神成果互为呼应。

在这一点上，《七声》堪称不可多得的范例之一，作者的少年成熟令人惊叹。

## 自序



# 他们的声音

葛亮

大约两年前，在四川的嘉绒藏区。当地如中国内地多数正在开发中的旅游区一样，经历着看得见的变革。山民们面对生活的机遇，有了希望与冲动，虽则对如何把握并不得要领。他们在路边拦住游客，小心地用汉话表达了做生意的意图，面对你温和或粗鲁的回应，他们不变初衷。我们在一家银器店的门口，遇见一个藏女，赶着几匹当地的矮马。她告诉我们，要去著名的景点大海子，要行过崎岖泥泞的山路，非人力可为，希望我们能租借她的马。她说完这些，态度羞涩地低头，似乎在提出一桩不合理的要求。我们同意了。上山路上，地形如意料中陡峭，马蹒跚而行。藏女赶着一匹幼驹，负载着我们的行李。路程到了将近一半，突然遭遇山里的雪暴。马匹无法前进，我们只有在一处避风的地方休息。就在等待中，天光黯淡下来，气温骤降。有旅伴窃窃抱怨。夜色渐浓，终于有了小小的躁动。这时候，我们看见，藏女

悄悄卸去幼驹身上的重物，将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，给它裹上。然后倚靠着马鞍，轻声吟唱起一支歌谣。听不懂内容，但辨得出是简单词句的轮回。这歌谣安谧静和，令人恢复自制。后来，我们在半山找到一间牧人的小屋，度过了寒冷的一晚。风停雪住，在温润的高原阳光里，我们看到了墨蓝色的大海子，也记住了这个叫英珠的女子和她的歌声。

这样的声音，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。它们湮没于日常，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，与我们不弃不离。这声音里，有着艰辛的内容，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。而主旋律，是对生活一种坚执的信念。因为时代的缘故，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。大约人生的悲喜，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。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，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，人于是学会不奢望，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。

这部小说，是关于生活的七宗。有一些人，在缭绕的人间烟火中渐渐清晰。审视他们，虽于我并非新鲜的经验。然而，落笔之际，仍出自己意表。他们的人生，已是水落石出的格局。经年的快与痛，此时此刻，已成一波微澜。

他们在我身边一一走过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。我愿意步履我的成长轨迹，用一双少年的眼睛去观看那些久违的人与事。目光所及，也许亲近纯净，也许黯然忧伤，又或者激荡不居。但总有一种真实。这种真实，带着温存的底色，是叫

人安慰的。

他们是一些行走于边缘的英雄。

“一均之中，间有七声。”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，凝聚为大的和音。在这和音深处，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的轮廓。这轮廓的根本，叫作民间。

此书付梓，间中种种，令人感念。

感谢我已故去的祖父葛康俞教授，为我树立了为人为文的尺度；感谢祖父挚友王世襄先生，以耄耋高龄，为《七声》题写书名及扉页文字；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由衷的关爱，见证了这部小说的诞生；感谢我的编辑与各位出版社的同人，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劳。

这些声音是献给你们的。

己丑年于香港

# 目录

推荐序 / I

自序 / VII

琴瑟 / 1

洪才 / 19

泥人尹 / 55

阿霞 / 89

安的故事 / 131

英珠 / 165

威廉 / 193

代跋 / 237

附录 / 271

## 琴瑟



外公外婆金婚的时候，父亲请相熟的书法家题了一幅字，“琴瑟龢同”。

对外公外婆的身世，父母从来缄口。后来，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鳞半爪。外婆的父亲大约是个豪绅，据说是颇能干涉些地方事务的那种，抗战时，又给政府捐过飞机的。

后来各种运动中，自然都落不下好。可是前几年修地方志，又成了当地最早的革命民主人士，彪炳史册了，甚至还印了些挂历来纪念。所以胡先生说得没有错。历史是随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所谓历史人物，更落到了陪房丫头的结局。

外婆是家里正出的小女儿，成人时正值家中的多事之秋。结婚那天，父亲溘然长逝。

外婆至今仍有些耿耿于怀，好好一个大家的小姐，婚结得那样潦草。外婆说到这些，就会去抚摸那张硬木的八仙桌。这桌子是她的嫁妆。本该是一堂红木家具，硬是给一个坏心地的庶出兄弟给换掉了。不过雕工和漆艺倒还很精细，所谓减料却未偷工。新婚燕尔之际，外婆竟没察觉。几年以后，外公不留神说了出来。事隔多时，外婆还是禁不住羞恼，埋怨外公不早些说。外公就笑道：那时说，怕你心里会难受。细细想想，外婆就有些感激，外公的确是宅心仁厚的。

外公是个外来的女婿。早些年和叔父南下做生意，成家之前，大半个中国，居然也都走遍。外公又是极聪明，直到现在，还讲得出一口地道的上海话、宁波话。学起马三立，天津话几可乱真。广东话也听得出子丑寅卯，我在南方待了几年，亲戚们玩笑着怂恿我说些粤语，外公听罢仍能指出不道地之处，让我汗颜。

外公的母亲，姓孟，是外公的养母。母亲说太奶奶是孟子的N代嫡亲孙女，存有家谱流传。我见过照片，老太太极严厉的模样，据说在世时就很有家长的气魄，说话做事斩钉截铁。外婆虽有些脾气，对这个婆婆也是言听计从。太奶奶对孙辈却十二万分的和善，尤其对母亲这个长孙女，更是视若珍宝，毫无弄璋弄瓦之别。母亲现在忆起，仍语带哽



咽。说老奶奶卧床数年，有天突然神思不清，气若游丝却久不肯瞑目。直到母亲放学归来，她大叫一声孙女的乳名，用力握住母亲的手，这才走了。老奶奶身体冷了下来，手却握得越发紧。大人们想把祖孙俩的手分开，竟没有办法。母亲说，让我陪陪奶奶吧。两只手握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早，外公说，妈，桢儿要去上学了，太奶奶的手竟就松开了。太奶奶说过，桢儿是要做女状元的。就为了这一句话，母亲在最难的时候，上山下乡，也没放弃过读书。恢复高考后，硬是凭着往日的底子考上大学。这在老三届里是极稀有的。

外公外婆一共生了三女一儿，除了母亲稍稍抓住了些繁华的尾巴，舅舅姨妈们却都是跟着家庭经受过不少苦处的。熟识的都说，张老师这辈子值了，四个儿女，有钱的有钱，有学问的有学问。外婆当面笑着应付，背地却总有些忿忿，说要不是这运动那运动，我们家里还要好呢。外公就说，太太，知足常乐，知足常乐。

对于外公外婆年轻时的种种，我所知甚少。不过对他们的性情，我却很熟悉。我们表兄弟四个都是在外公家长大。堂屋里那张很大的春凳，也是外婆的陪嫁之一，夏天睡过四个胖小子，赤条条一字排开，着实让人眼热。孙辈皆为男丁，也是外人羡慕的指标。外婆却又不以为然，说人家没见识，哪里就有孙女贴心。